

為什麼武漢有個「岳家嘴」

葉梅

岳家嘴在武漢。

武漢有三鎮，漢口、武昌、漢陽。武漢三鎮分布在長江和漢江兩岸，又相伴東湖、南湖、沙湖。被江河湖泊所環繞，幾面環水，九省通衢，古往今來留下許多意味深長的典故。我曾在武昌東湖一側住過一些年，時常步行到附近一處叫岳家嘴的地方，那裏有熱鬧的超市，人來人往的菜場，公交車站。去得多了，岳家嘴便成了十分熟悉的地名。但最初卻並不知道這地名的由來，以為是從前靠近湖水的漁村或碼頭，比較接地氣的叫法。但後來讀到一些文章，又做了一些尋訪，方知岳家嘴這地名竟然來自八百多年前，因南宋名將岳飛率領的岳家軍駐紮在此而得名。

這讓我聯想到，往往所謂的熟悉不過只是表面，甚至是無知，但可悲的是，一個人很容易滿足慣常的經驗，而常常忽略那些相對陌生卻是珍貴的真諦。

話歸正傳，但說武漢的街巷與古蹟，衍生着許多與岳飛將軍相關的民間故事，從八百多年前到今天，那是百姓對英雄最樸素、最真摯的懷念。南宋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深秋，剛剛經歷一場血戰，收復了襄陽六郡的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帶着鎧甲染塵的騎兵沿長江東岸南下，馬路踏過潮濕的驛道，在鄂州（今武漢）沙湖畔勒住了繮繩。將軍將目光投向前方的湖水，只見這湖與東湖相連，可通長江，淺灘平緩，可為戰船避風港，將軍不禁喜上眉梢。

這地方當時叫做沙湖嘴。

彼時的鄂州，剛從金軍侵擾中喘息，長江中游防務形同虛設。將軍深知，若要守住江南半壁，必須扼住長江水路咽喉，他看中了此處地勢天成，當為岳家軍的水師基地，便令部下在沙湖嘴插下了一面「岳」字旗。

從此，岳家軍在湖畔土嘴上搭建起了營

房，開始打造樓船、艫艫，用松木搭起幾丈高的瞭望塔，可以一直眺望長江。湖畔打魚為生的百姓們起初只是遠遠觀望，後來見士兵們從不擾民，甚至還不時幫着百姓修補破損的屋舍，便漸漸主動送來糧食、蔬菜，軍民相處甚歡。鄂州歷經戰亂，大片農田荒蕪，岳將軍下令讓部分士兵在休戰時開墾荒地，實行「兵農合一」，在沙湖周邊開墾出百畝水田，在荒地上種植了大片桑樹。到了秋收時，沙湖的稻田金黃一片，岳家軍將收穫的糧食一部分留作軍糧，大部分送給了貧苦百姓。

紹興五年夏天，鄂州遭遇罕見洪災，長江水位暴漲，沙湖嘴湖水倒灌，眼看就要漫進水軍糧倉。岳飛將軍帶領士兵們築堤擋水，附近村落的百姓自發趕來援助。眾人齊心協力，在土嘴北側築起一道長約半里的土堤，擋住了氾濫的洪水，堤上還種下了耐旱的柳樹，後人稱之為「岳公堤」。

從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駐軍鄂州，至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年）被召回的七年間，岳飛率領岳家軍以鄂州為大本營，共發起四次大規模北伐，不僅鞏固了南宋長江中游防線，更不斷收復失地，創下南宋立國以來最輝煌的戰績，金軍驚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岳將軍府設在了武昌司門口臨江的高台上，將軍不僅率軍征戰，還特意在府外設立了「訴事鼓」，百姓有事便可擊鼓相告，岳將軍只要在府內便會親自過問，替民解難。久而久之，「訴事鼓」成了百姓心中「安心鼓」，只要打從將軍府前過，看到那面大鼓，百姓的心裏就踏實，就覺得這世上有公平正義，有依靠。岳將軍還在武昌城內開設了義學，讓戰亂中的孤兒免費讀書，並要求不僅要讀經書，還要習武藝，司門口附近那條「讀書巷」，日日傳出讀書聲，練武的吶喊聲，聲聲入耳。

岳家軍恪守「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

的軍紀，漢陽有一處「兵藏閣」，是因岳家軍夜間抵達鄂州時，為避免兵器碰撞聲驚擾百姓，特意將兵器藏在閣樓裏，便被人叫了此名。後來年代久了，方言訛傳為「冰糖角」，但那故事還流傳着。漢陽還有一條「報國巷」，說的是岳家軍在漢陽阻擊金軍，百姓們踴躍參戰，還送來糧草，岳將軍感念不已，揮筆寫下「精忠報國」贈予鄂州父老。百姓們後來建起報國庵，將岳將軍的題字製成匾額高懸正殿，歲歲祭祀。

百姓們愛岳飛的精忠報國，還愛他的忠孝仁義。紹興六年，為兒刺字的岳母姚氏病逝於武昌司門口，岳飛赤腳扶着靈柩，從將軍府一路扶過小東門，路上的石子硌得他腳掌滲血，有人遞上一雙布鞋，卻被岳飛婉拒，他堅持以赤足送母，以表孝心。後來明代重修城門，為



▲武漢黃鶴樓公園內的岳武穆遺像亭。

紀念岳將軍的忠孝，特意將岳將軍經過的城門命名為「忠孝門」。

駐紮岳家軍水師的「沙湖嘴」，在不知不覺間被百姓稱作了「岳家嘴」，語氣裏是滿滿的信賴。紹興十年，岳飛迎來了第四次北伐的契機，出征那天，岳家嘴湖上的樓船、艫艫威嚴列陣，整裝待發的水軍將士齊聲高喊：「直搗黃龍，還我河山！」水軍從沙湖駛入長江，逆流而上配合陸路大軍，一路收復鄭州、洛陽，直逼開封。只可惜，奸臣當道，朝廷昏庸，十二道催命金牌使得北伐功虧一簣，岳將軍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害南宋都城臨安風波亭，岳家軍也不得不含悲而散。

但岳家嘴還在。岳飛遇害後，鄂州百姓自發在岳家嘴的土嘴上立起一塊無字石碑，每逢忌日便來焚香祭拜。清代《江夏縣志》記載，康熙年間官府曾想將地名改回「沙湖嘴」，遭到百姓強烈反對，最終官府只能作罷。「岳家嘴」這地名就這樣一代代傳了下來。

岳家嘴、讀書巷、忠孝門、報國巷……八百年前傳下來的這些地名，蘊藏着中國人對民族英雄永遠的追思。岳飛將軍曾在鄂州（武漢）寫下《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遙望中原，荒煙外、許多城郭。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裏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兵安在？膏鋒鏑。民安在？填溝壑。嘆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卻歸來、再續漢陽遊，騎黃鶴。」

詞中的悲憤與壯志，至今仍迴盪在長江和漢水兩岸，那一腔怒髮衝冠愛國情，充盈着江城的風骨。如今的岳家嘴興建起草長鶯飛的公園，岳公堤也已融入城市道路，但沙湖邊那幾棵傳說是岳將軍親手栽下的護堤柳，仍然綠意盎然。每到春天柳絮紛飛，湖水輕拍堤岸，似在叫一聲岳將軍，且歸來，再續漢陽遊。

怎能叫人不誇他

柳絮紛飛
小冰

從昆明至深圳的列車上，一個青年在廣西的三江南站上車，三十來歲，肩挎一個布包包，兩手各提一個塑料袋，沒有行李箱。我一眼看穿，兩個透明的塑料袋裏裝着幾種蔬菜，泥巴還附在菜根上。青年成了我的鄰座。

坐下後他掏出手機，與誰對了一陣子話，雙方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小伙子，你講的是什麼語言？」語言的好奇心使然，我問道。「苗語。」「啊！你是苗族。」「是的。你到深圳嗎？」他問。「是的，你呢？」「廣州，我在廣州打工。」十分真誠，十分隨和，我不由得想和他聊聊。

「都是些什麼蔬菜呀？要大老遠地帶到廣州。」「媽媽種的，兩手空着，就順便給老婆帶點回去，她喜歡吃。」「可以看看嗎？」「可以，可以。」他打開塑料袋，我看見了紫蘇、辣椒、薄荷等。「這個是什麼？沒見過。」「是苗族的一種香料，廣州沒有。」

「時下非節假日，回家有事吧？」「弟媳生了孩子，回去看看新生的小侄女，也幫媽媽打理一下山上的路，她也年邁了，還養着四十多頭牛。你看這些傷痕，是樹枝劃過的，我曬得這麼黑。」

帥氣的五官黑黝黝的，臂膀上一道道細細的傷痕。三十來歲的

人，不拉行李箱，卻用塑料袋給老婆提點喜歡吃的蔬菜。這樣的質樸，久違了，我突然為之感動。

「有孩子了嗎？」「兒子五歲了。」「要生二胎三胎嗎？」「至少要生二胎呢。」「那樣，你們的生活會很辛苦。」「是的，到時候老婆帶着孩子們回老家去，一邊帶孩子一邊幫媽媽養牛，生活應該沒問題。我每個月回去一趟，我的工資可以全數積攢起來供孩子們讀書。」這個青年，惦記着母親和老婆孩子的男人，負責任，有傳統，會孝道。我再次動容。

「你家的辣椒又細又長又嫩，真漂亮。」「如果你喜歡，可以拿點回去。」「好啊好啊！太喜歡了，我只要兩根。」他反覆叫我多拿幾根，我加了又加，最終拿了一把。

「我帶了些昆明的鮮花餅，你也拿點回去。」「一個就好。」「三個，你們一人一個。我們互相贈送土產。」

他打動我的是什麼？請別見笑，我欣賞他的中國傳統觀念，也欣賞他新生代的進取精神。懂禮數，有規矩，會生活，會禮尚往來，良好的家風越來越珍貴，還有多少人按傳統方式過日子？還有多少人肩負得起這樣那樣的責任？

這是一個任何社會都需要的人，他比一些同齡人像樣子，擁有的品質比多少門才藝更為重要。這樣地勤勞、向善、有愛心，敢於擔當，勇於吃苦耐勞的青年，叫人怎能不稱讚！

君子玉言
小杏

當年的西貢地區匪患橫行。游擊隊來到黃毛應村時，村民以為又是一波土匪，哪知他們「不砸又不搶」，不時與村民聊上幾句，態度分外客氣，慢慢道出自己是抗日的游擊隊。日軍佔領西貢後，殺害了區內幾位神父。用來做禮拜的玫瑰小堂就此閒置，成了游擊隊的據點。而黃毛應村與附近的嶺上、赤徑及大浪村抗日武裝有緊密聯繫，這一帶發展成為抗日基地。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黃毛應玫瑰小堂宣布成立——這是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兩年間，約有七十名游擊隊員駐紮在這裏，小小教堂內還儲備了游擊隊的補給、武器和軍火。

不僅如此，由於黃毛應村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裏亦成為抗日志士前往內地後方的「中轉站」，為往來人員提供歇腳、食水、物資及庇護。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有六人參加了游擊隊，其中鄧振南曾在喇沙書院和華仁書院讀書，香港淪陷後返回西貢參加抗日活動。十幾歲的弟弟小南也嚷着要「打倒日本仔」，加入兒童團。雖然不能扛槍作戰，「有咁威」，但遠遠見到「日本仔」過來，跑去給游擊隊員通風報信，能參與保護戰士們的任務，感到很光榮。抗戰勝利後，三兄弟都返回內地參加解放軍。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一架美軍「飛虎隊」戰機在香港上空被日軍擊落，飛行員克爾中尉（Donald W. Kerr）跳傘

降落山間。日軍展開搜捕。緊急關頭，他被一名游擊隊小隊員發現。

克爾中尉在日誌中記：「我沿着山徑慌忙往下跑，突然有人拉我衣袖，我一看原來是個小男孩。小男孩大約十至十二歲，戴着一頂大人帽，背着長長的電筒，他面色充滿警戒，拚命以手勢叫我跟着他走。日軍已來到附近，幸而小男孩對山坡每一處地方都瞭若指掌，終於把我帶到一個隱蔽的小山洞躲藏。隔了一天，小男孩與一名十五歲的女游擊隊員送來三隻燒熟的雞蛋和番薯。但搜索的日軍愈來愈多，情勢兇險，在游擊隊幫助下我不斷竄逃轉移，且因腿部受傷行動不便，游擊隊用竹枝和木棍做的轎，抬着我在陡峭的山路逃避日軍。」半個月後，游擊隊終於把克爾送上船，逃離香港，回到桂林的美軍基地。

克爾無從知曉的是，當時游擊隊用了調虎離山計，在市區多處日軍據點發動猛攻和爆炸，迫使搜捕克爾的日軍要撤回市區布防，才幫他脫險。日軍大怒，於是對游擊隊進行血腥大搜捕。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黃毛應村村民被日軍驅趕至教堂門口，逼他們供出游擊隊藏身地。村醫鄧福（游擊隊員鄧振南的父親）及鄧德安、鄧戊奎三人被重刑拷打，日軍將冷水灌入他們的口鼻，用扁擔搥斷腰骨，把他們吊在教堂橫樑上，點燃禾草燒，雙腳被燒焦，昏死過去……但三人堅不屈，沒有吐露半點游擊隊的情況。日寇最終把全村洗劫一空才離去。鄧德安因傷勢太重，三天後便犧牲了，年僅二十歲。鄧福因腰骨折斷、雙腳燒傷，醫治半年才能下床，鄧戊奎也醫了三個月才痊

癒。

二〇〇八年，克爾的兒子大衛克爾（David Kerr）專程來港，在油麻地一所安老院，找到當年營救他父親的那位機靈的小游擊隊員李石。李石已是年近八旬、坐輪椅的老人，大衛克爾在老人面前蹲下說：當年你勇敢地救了我父親，今天我代他來感謝你，還他生前的願望。說罷，他把一枚「飛虎隊」勳章放在老人手中。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特區政府隆重舉行了「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特首董建華親自將一百一十五名烈士名冊安放在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的紀念龕，供市民憑弔，並宣布：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衛香港的戰鬥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一百一十五個永恒的名字中，就有本文提及的鄧德安。自此，香港市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抗戰史」——香港不是二戰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香港的歷史記憶，與中華民族抵禦外辱的抗爭史緊密相連。

今年，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特區政府再次對分布於新界、離島、港島的四十多個抗戰遺址進行修繕優化，亦包括黃毛應村玫瑰小堂。這些散布在香港山野間的抗戰遺跡，雖沒有宏偉的規模，卻以磚石為紙，以歲月為墨，記錄着這座城市的抗戰精神。

佇立在玫瑰小堂前，正午的陽光將一枝紫荊花影投射在白色的牆壁上，小村寧靜安詳。很難想像，這裏曾經發生過那麼悲壯的故事。山海間，銘記着香港從未缺席的民族擔當，那是值得永遠銘記的集體記憶。

探索羅斯托克(下)

小船隻、半木結構的房子外牆和美輪美奐的裝飾門，十八、十九世紀風格的斜坡屋頂，和沿岸如詩如畫的房子、極具特色的小商店和咖啡店林立，設計別致的餐廳數不勝數。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那些即熏即吃的熏魚。一個個小食亭旁邊都有一個小小的熏魚間，裏面掛滿了熏鱈魚、熏鮭魚等品類，煙熏的香味瀰漫四處，熏魚的油脂一滴一滴下，經過的遊人無不垂涎三尺。我們找到一個空桌坐下，朋友買了一大塊煙熏比目魚，烤得半焦的魚皮裹着潔白如雪的魚肉，不用加任何調味，魚肉的鮮美和魚皮的香脆完美結合，我幾乎無法停口。又買了一個鮭魚三文治，新鮮的鮭魚在嘴裏涼沁沁的，有淡淡海水的味道。

我們的晚餐選在海岸邊一個有名的餐廳，朋友為我點了一份油煎鱈魚配椒鹽薯塊，許多小粒蝦仁堆積在薯塊旁邊。微風習習，看着眼前不時走過的遊客和他們臉上的笑容，喝着冰冷的德國黑啤，吃着美味的鱈魚，朋友認真地說，現在，中德兩國的關係被定性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就像我們二人的關係一樣：信賴，包容，未來可期。我忍不住笑了，朋友說得在理。這次初來乍到德國，這裏的高質量教育方式、完善優越的社會制度、高水平的生活、友好的人際關係、人們的快樂指數和充滿活力的生活態度，都在我的心底掀起浪花。三人行必有我師，兩個國家互相借鑒，合作有加，必能達到雙贏的效果。



市井萬象



恭王府裏賞金魚

「府苑抱趣——恭王府2025年金魚特展」於九月十日起在文化和旅遊部恭王府博物館與觀眾見面，共展出五十餘種六百餘尾宮廷金魚。

新華社